

送礼

833.2

A015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贛縣

版 翻 印 所 有

(83307 贛手)

送 禮

贛版手工紙 定價國幣二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 者 王 平 陵

發 行 人 王 雲 重慶白象街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刷 廠 庫

發 行 所 各 地 商 務 印 書 館

送禮

大地震

星期六下午，日本領事館的館員們，齊集下關火車站，恭候從上海回來的須磨總領事。車抵下關，須磨略略撥正頭上的高帽子，把足以損害到一個外交官的風度和儀表——例如鬚鬚、服裝、領結之類，整理一下，然後跨出車箱，擺動不自然的官步，從過道上慢慢踱來。館員們急忙拍一陣掌，須磨揚揚手杖，報以親切的微笑，大家搶上去握手，行禮，爭吐不甚明白的客氣話。須磨把失明之神的眼睛，透過深度近視鏡的黑邊框，耗子一般張探，忽忽跨上幾步，逼近躲在後面的一等書記官藏本的前，裝作特別密歡，握定他的手，像久別重逢的愛人似的。藏本不明白爲了什麼，從他笨拙的嘴唇上苦於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，抵銷須磨的盛意，祇是格格地發出毫無意義的笑聲。已有相當的時間，須磨毫不肯放手；但他也說不出什麼來，有幾次很想把含蓄在肚子裏的機密，露出一點根苗，又因爲人多，立刻咳幾聲嗽，清一清喉嚨，轉換剛才說過好幾遍的客氣話，反來覆去說：『藏本君！你好！你好！』這使官爵高於藏本的館員們，疑心他要爬上自己的位置，不免由嫉忌而發生敵意；地位低於他的，除了深表

羨慕之外，倒並沒有什麼。

藏本依然格格地發笑。因為這樣的發笑絕不能作為表現任何種心理狀態的記號，旁觀的人們，都感覺他非常的吃力。須磨也已經覺察到了，便放鬆了手，肩隨肩地走着，館員們緊跟在後面。他們分乘若干輛汽車開往陰陽營日本領事館。

藏本剛走進領事館的大門，門房就遞給他一封信——是東京寄來的，像是妻的筆跡，他慌忙拆看；太太生了孩子了。信封裏漏出一張照片：妻的麗影，手裏抱著一個初生的胖囡囡。藏本看了又看，無限歡悅的廷良，從心底湧上來，笑得閣不攏嘴殼。同事們都被好奇心所衝動，把頭伸上來，搶看他的照片，譏刺似地說，『藏本君！太太要你回去呢！』

『哼！哼！』他誠懇地笑了笑，隨即把照片，太太寫來的信，收在插袋裏，快速走進臥房，預備仔細玩味祇有自己的太太才寫得中的體貼入微的蜜語。

『親愛的！一個月之前，孩子還像小白兔似地躲在母親的柔懷裏，現在，會笑了，他和你一樣的有趣呢！』藏本壓低聲音讀下去，不覺地閉攏眼睛，臨別時的情景，便同電影一般閃現在眼前，他真想回去看看呢。同時，總領事又是那麼重視他，表現着一個上司對下屬所不應該有的真忱，這種種，都是說明自己快要飛皇騰達的吉兆；也許，須磨這一次到上海去，遇見東京派來的代表，天皇將有重要的使命，要須磨去幹；而南京總領事的位置，就讓他來代理吧？他這樣想。

本。他把太太寫給他的信折起來，攔在信封裏，又徐徐拆開，凝神讀下去。「碟軌」，一聲怪響，打斷他的凝思，回頭，閣擺的房門，掀開半面，站在門口的，是須磨總領事。他馬上驚起。須磨沉住臉，連忙點頭，搖手，意思是要他仍舊坐下來，不必吃驚。他急忙走上去，須磨從門外跨進來，兩個塊頭差不多大的矮矮的胖子，碰攏在一起，面面相覷，彼此不說一句話，經過剎那的沉默。須磨像遺忘了什麼似地回頭望一望，藏本機警地閉上了房門，然後窒息着聲音問：『總領事！有什麼吩咐？』

須磨不回答，用力抽吸快要熄滅的淡煙。

『你說呢！總領事！』藏本繼續問，聲音抖抖地。

『我的朋友！藏本君！』須磨連打親密的招呼，把身體斜到右邊的沙發上坐下來，微笑說：『恭喜你！』

『有什麼可喜呢！總領事！添一個孩子，不過是加重一點負擔而已。』藏本立即割斷他的話線，歎仄地回答。

『當然，這是值得爲你慶賀的！在我們七千五百萬日本人民中，能夠奉到這樣一件光榮任務的，祇有你一個。』出來。

藏本目瞪口呆，始終不懂須磨的來意究竟是爲的什麼。

須磨又收住笑容，把手伸向懷中，摸來摸去，藏本凝神注視，發覺他所摸出的，是天皇的

聖旨。藏本驚喜交集，慌忙隆重地敬禮。來往去，藏本驚呼道：『天皇回。』

『從伊藤博文以來，你將是大日本帝國第一個功臣呢，藏本君！』

藏本嚇得把舌頭吐出來，心顫，膽跳，不能自持。他已預料到這決不是可喜的吉兆，一定有意外的災害，逼他去承受了。一陣灰暗的土氣色，立刻浮現在他的面頰上。藏本一骨頭跌

須磨不慌不忙從沙發上走起，勉強鎮靜的態度，希望當一個災害降落在藏本的頭上時，仍能使他不至於失却常態。便裝做和霽可親的氣，把天皇頒下的聖旨，送到藏本的手中。

『喂！你歡笑吧！藏本君！這是天皇賞給你的恩典。』當須磨恭讀聖旨微感到他哀不成

聲；並且發覺他血紅的眼睛裏閃出潮濕的光亮時，故意這樣親切地安慰着。

藏本揩揩眼睛，痛苦地自言自語：『要我就在今天深夜裏，自己撞死在中山陵墓的石柱上

嗎！』

『是的，你不必猶豫，你不該用疑問的口氣，來研究聖旨！你必須立刻拋棄一切，把你最寶貴的生命，交給天皇，答謝在日本人中祇有你才頒賜到這樣一件無極的皇恩。』須磨爲要堅

決他的責任心，囉囉地說了一大套。

『天皇爲什麼要我死……死在中山陵墓的石柱上呢？』

『你除死以外，什麼都不必考慮。伊藤博文一生的努力所完成的功勳，還不如你一死。藏

本君！還是你成功的方法最容易。』

藏本似乎有些明白了。白天在下關車站上，須磨對任何人都沒有對他那麼新密，那麼熱，他完全明白了。雙手微顫地捧好天皇頒下來的聖旨，再沒有勇氣像默誦太太的情書似的，又一遍地讀下去了。低着頭，模糊地注視擺在桌子上的照片，太太從東京寫給他的喜信。在照片上他隱約看到一個美麗的少婦，抱着她初生的有趣的胖囡囡。

『這算是怎麼一回事呢？總領事！』

『唉！你不要問呵！』

『那麼，關於我的太太和孩子呢？』

.....

須磨不再說什麼，逕直向外走，將近門時連聲說：『喂！你記住，這是皇恩，皇恩。現在已是十二點。在這裏，至多，還祇准你停留兩點鐘。』說着，把手一揚，又補說了一句：『兩點鐘。』

『那麼，我的太太和孩子呢？』藏本追上去問。

須磨關着門，悄悄地走，像沒有聽到似的。

深夜，刺骨的冷風，掃蕩衰冬的枯樹，樹葉子簌簌落下，發出淒厲的聲音。日領館的周圍，已沒有人類的脚印；只有數得清的幾根電桿木倒掛稀疏的路燈，像含淚的眼，在冷風中閃爍。

下弦月偷偷地爬進日領館的窗棧。藏本在房間裏踱來踱去，在一切靜止的物體上，投射最後留戀的閃光，下意識地把照片，太太的信，亂塞在插袋裏，立即走近窗棧，看月光穿過一塊烏雲，躲到山崗的後面，又走回來，伏在案桌上，孩子似的小聲音啜泣了一陣，便抹乾眼淚，獨自走出領事館，沿中山大道的路邊，避開警察的視線。小偷偷地走過去。

他一步一回頭，瞭望遮隔在樹陰裏的日領館，已漸離漸遠，看不清楚了，忽然警覺到拋在他後面的，並不是一座日本領事館，是久別故鄉，青春的年華，美麗的妻和可愛的孩子；而自己的脚步是向墳地前進，向人生的終點前進。無限說不出的憂思，糾纏他的心，腳跟上如同垂了一塊笨重的鉛，走得特別的慢。他走過南京最繁盛的區域，新市區，花牌樓，直達夫子廟的廣闊的市街……彷彿體驗到那些高大的洋屋，銀樓，電影院，也同他被捉弄的不值錢的生命一樣，寂寞地顫抖。

他站在莊嚴肅穆的中山陵墓的石級上，伸着頭，有好幾次決意準對石柱撞上去，答報天皇頒賜的皇恩；但總像有一種力量，阻止他這樣做，又像有一種聲音在訴說他剛才請教須磨的話：『這算是怎麼一回事呢？天皇爲什麼要我死，死在中山陵墓的石柱上呢？』可是，須磨並沒有答覆他。他從被欺騙的迷霧中，喚醒消失了的理智，在崇高的靈堂前，瞻仰一週，想見東方華盛頓的偉大。他忘記自己來自渺小的島國，好像一個旅行者，虔誠的 Pilgrim，來瞻拜這一位人類革命導師的聖地。他發覺自己是一個人，一個渴望拯救的被難的人，嚴肅的理智在警

告他，『他不應該死！』他獲得確實的答覆了。徐徐從石級上走下來，這東方第一個大都市，在平和中休息着，哺育在它懷抱中的人們，爲什麼要剝奪他們的幸福呢？爲什麼要無故加重他們的災難呢！想着，想着，他不應該這樣死法，他要勇敢起來，抗拒天皇的聖旨。

天快亮了，東方顯現魚肚白，揚子江上蒸發的濃霧，籠罩一切，黎明之前，還殘留利那的黑暗。他拖着疲倦的步伐，向深山岩谷中，摸索前進，悄悄地消失了他的影子。

那一晚，須磨整夜清醒着，耳朵靜聽鷄叫，眼睛注視電燈，心裏盤算這一件變故將在明晨發生了以後的種種反響。白天，他在上海虹口司令部和軍部代表分手時，給幾句臨別的贈言，感動得真要哭；『支那進步得太快，我們要提早下手了。須磨！完成你的使命！這是天皇的旨，軍部的期望呵！』現在，這些話，又在他的心弦上震響。他來南京三年了，不錯，中國在這三年中，已由孩子變成巨人了，中國的軍事，政治，科學，藝術，中國的一切，是加速地成長着，帝國對於中國的膺懲，的確不能再延遲了。他便聯想到藏本這一件工作，真同伊藤博文併吞朝鮮一樣的重要，也許他所建立的功勳，更要偉大些。他認定藏本這一次能決然拋丟了自己一個平凡的生命，在日本帝國的立場，是有無上的代價的。當櫻花盛開時節，帝國的男女青本們一定會在上野公園裏圍繞着一位光榮者的銅像，獻花，唱歌，瘋狂地拜倒呢。但在他看到藏本以懷疑的態度研究聖旨，捨不得死，捨不得自己的太太孩子時，他感到一種莫名的憎恨，他在低聲咒罵：『馬鹿！這樣千載難逢的好機會，還要輕易錯過嗎？』

天剛有點亮，須磨便坐着領事館的汽車，直奔中山陵墓去。他以為只要一看到陵墓的石級，便有一具血淋淋的遺屍，在晨曦反映中，現出鮮豔的光彩的。但他並沒有看見什麼，立刻跳下車來，搜尋了一遭，終於沒有看見什麼。『這是天皇的聖旨呢！』須磨不斷的囁咕着。一面悵悵地低下頭，從石級上慢慢地走。他不相信藏本有這麼大的膽量敢於抗拒天皇的聖旨，他一定自殺了，也許是綁紮一塊大石頭，從燕子磯的深處跳下去的。

藏本失蹤的消息，從陰陽營日本領事館傳出來，剎那間，就震動南京全城，全中國，散佈到全世界。

須磨馬上把消息報告上海軍部的代表，報告東京廣田外相，報告昭和天皇。本來是十分悠閒的全體館員們，爲了這件事的發生，頓然忙碌起來。

東京所有的報紙，都在同一的時間內，發出驚人的號外，東京六百萬市民，都像停了一切的活動，專於注意這一個驚人的消息可能發生的驚人的變化。元老重臣，紛紛倉皇入宮，參預天皇的御前會議。整個的東瀛三島，如同突起了空前未有的大地震一樣。其實，這一切不過是假裝的形式，所有的步驟，計劃，早預定得非常妥貼了。隔一天，須磨便把要挾的條件，送達中國外交部。必須在三天以內，把藏本交出來，要不然，立即自由行動。這時候，泊在黃浦灘外的日艦，大的，小的，約有二十多隻，已開入長江，向南京進發了。軍部的首腦，彷彿又到了日俄大戰要爆發的前夜，急忙避開世界通訊社的耳目，把駐紮在國內的常備軍，偷偷地運到

朝鮮，異常快速地開到東三省。

須磨把三天內應做的工作都做到可以告一段落時，便時刻像一個基督徒似的，閉攏眼睛，虔誠默禱：『藏本！你的靈魂從此可以昇天了！』他想：藏本既沒有服從天皇的聖旨，撞死在中山陵墓的石柱上，作爲中國人一個謀害的鐵證，當然是有罪的，但祇要他肯死，死在燕子磯的江心，隨暴風激浪，飄蕩到大海裏，給鯨魚當作一頓豐盛的早餐，變成鯨魚消化過後的排洩物，也是一樣。他惟恐藏本不肯死，萬一再活生生的現出來，實在比他自己切腹，吞毒藥還要痛苦。

限期很快地過去一天了。南京，南京近郊一百里週圍的鄉村，無論是誰，就是拉車的，拾荒的，都在極度緊張的情形下，蘊藏一件說不出的心事，夫子廟，劇場，電影院，突然意外地冷清；人們擁塞在街路上，左顧，右盼，聚精，會神，留心從耳邊括過的風聲，腳步飛似地移動，有時候又特別遲緩。一點嘈雜的聲音都沒有。插在高廈上的旗杆，生長在馬路邊的法國梧桐，也像昂起頭在探聽消息似的。從每個人鄭重的內心深處，都有一句相差無幾的極端憤恨的話，急於要表白：『可恥的日本鬼，爲什麼要卑鄙下賤到如此程度呢？』他們並沒有接受政府的命令，都在自動進行搜索的工作，每一寸土，每一個荒涼的角落，都以爲藏本腳跡，曾經踏過的，都有搜索者的腳跡，深深地烙印人類關注的心。

藏本像一隻受傷的驢，蹲伏在紫金山的石洞裏。那是幽黑，深邃，僅有一條草徑可通的絕

谷。他爬進去，就和世界完全隔絕了，並不知道兩個國度的人，爲了他正在辛苦地工作，爲了實現相反的目的而忙碌着——他自國的皇帝，同僚，民衆，惟恐他不死，惟恐他不燬屍滅跡；而和他不同國度的中國人，反是惟恐他死，惟恐他的生命不出他出生的故土——東瀛三島，還要久長些。他在這荒涼的絕谷中，已熬了兩個整夜。蕭條的悲風，將要打斷山上的古木似的，發出怕人的聲音，狗的嘶叫，野狼的長號，擾亂山谷的寧靜。他在草叢中撐持疲乏的肢體爬過去，尋覓避風的宿處。他感覺生命之火，已經熄滅，只有等待死神來攫取。無論關於什麼，他都想透了，已不耐煩把悲戚的原因，向自己一再告白，便昏沉沉地睡着了。

『黎明』叫他醒來，雜沓的思慮，可怕的幻想，也跟隨醒來。他已走到人生的盡頭，面前碰了石壁，沒有一條可走的路，除了死。但這樣的死，究竟有什麼代價呢？他在苦苦地想，終於想不出什麼來，最後，他斷定須磨的話，全是胡說。冬天的陽光，像已將近中午似的照亮幽暗的絕谷，照到他的頭上，他那缺乏活力的柔軟的性格，感到微微的溫暖，勇敢地抬起頭來，在苦悶的迷霧中，似乎發見一點光明。

限期又一天過去了，從下關傳來的消息，那些到達江心的日艦，都已卸去砲衣了。但整個的南京，並沒有因爲這樣的舉動，顯現絲毫的恐怖。誰都明白：『這是日本人的一套』。

須磨整日價在外交部坐索。他不說別的話，也沒有別的話可說，只是哭喪着臉，瘋子似地亂嚷：『我們要活的藏本！把活的藏本交還我們。』

藏本躲在石洞裏，並不知道須磨對他還有那樣的好意，勒迫中國外交部交出活的藏本來。傍晚，生長在洞口的幼松上，飛來一陣可愛的小鳥，吱吱咕咕唱了一會歌，他忽然觸動懷鄉的念頭，想起自己的太太，想起初生的嬰孩，便從插袋裏把太太給他的那張照片摸出來，仔細端詳着，對這小生命微笑，對自己的命運微笑，他已不感覺死和饑餓的壓迫了。他不能在少數人所擺佈的陰謀中，戲弄純潔的靈魂，把自己當作一枚引火的柴，來點燃侵略自由中國的火藥庫。昭和天皇在這件可恥的舉動發生以後，決不會知道也要給那些人牽累着蒙受永遠洗不清的污點。他爲了在廣大的人類之前，留一點大和民族的顏面，不能不抗拒聖旨。這樣的死，決不算是答報無極的皇恩，而是少數人由於無恥的陰謀，沒法挽救的私慾，毫無理性的怨恨所造成的國體的侮辱。他要活下去，一定要活下去，憤怒地撕燬須磨交給他的聖旨，依舊把太太寄給他的信，照片，當作寶貝似地保存着，奮勇地從石洞裏爬出來，在黑暗籠罩的山頂上，尋覓人類的活路，突然，遠遠地發覺有一粒火光，在黑暗中閃爍，他堅決地向火光走過去。

三天的限期已經過去。第四天早上，情況更嚴重了。須磨把提前準備的最後通牒，算是代表了天皇的意旨，送達中國外交部。運用嚴厲的略含譏刺的談鋒，向外交部發言人客氣地質問：『藏本找到沒有？』

外交部發言人：『須磨先生！這是貴國一等書記官藏本君的玉照嗎？』
須磨：『是！方面，大耳，鬚短，矮矮的胖子，體重一百五十磅。』

外部發言人：『沒有錯誤吧？』

須磨悻悻地點頭。全體的視線，忽然不約而同地向後拋過去，須磨也急忙回頭望。

藏本在中國憲警的慎重保護下，慢慢地走來，須磨慢慢地迎上去，他們又碰攏在一起，雖然差不多高，但藏本沒有先前的肥胖了，清瘦了許多。彼此不說一句話，默默地對視，足有一刻鐘的時間，藏本又像孩子似的小聲音哀哀地哭起來。過度的刺激與沉悶，壓低了須磨的項頸，再不像剛才的高瞻遠矚，不可一世的氣概了，他也給淒慘的聲音所激動，面頰上淌下幾行酸苦的眼淚。

外部發言人：『須磨先生！請領回去吧！貴國一等書記官藏本先生。』說着，走到他們的跟前，一面握着藏本的照片，繼續說：『方面，大耳，鬚短，矮矮的胖子……』突然把話頭頓一頓，微笑地看一看須磨，轉換歉然的語氣說：『對不起！藏本先生也許是受了貴國皇恩的感召，瘦了，恐怕沒有一百五十磅了。請饒恕吧！這是敝國無法賠償的損失！』

『謝謝！』須磨強顏地打一個違心的招呼，立刻睜開眼睛，敵視着藏本，像要把他一口吞下去似的；但忽覺得自己是外交官，此刻是在中國的外交部，又祇得如同在下關火車站遇見了藏本一樣，極度隱忍說不出的苦悶，裝作意外的懇摯，緊緊握住他的手，肩隨肩地走出外交部。外交部的大門外，已站滿歡送嘉賓的人，及一切應有的準備和點綴；當他們將要跨上汽車時，忽然軍樂大奏，爆竹喧天，熱烈歡送這一對光榮的人物。

榮歸

XX城還在燃燒中，冲天的黑烟，掩沒整個的輪廓。未及逃避的老百姓，給賊寇關閉在延燒的屋子裏，他們多從高樓的窗眼，拚命爬到鄰近的屋脊，希望沿短牆滾下去，偷偷地逃走；但剛露出了頭，就被飛彈打中腦殼，哇的一聲，仍舊滑跌在熊熊的火海。

大火過後，城內是一片廢墟，焦枯的屋樑，橫梗廣闊的市街。全城已沒有比較完整的屋宇，祇有改作敵寇司令部的縣衙門，還孤零零地挺立在廢墟裏。

夜，陰森的鬼氣，充滿這死城的每一個角落，淒風澈骨，揚起地上的積雪，鮮紅的血跡，砍斷了頭顱的殘屍，因為失去了慈母的愛，在極度恐慌中凍死的嬰孩……都清楚地反映在慘淡的雪光裏。城內惟一大建築物，祇有西門一座電燈廠，在賊寇入城之前，早經寇機炸燬，電桿傾圮，電線像無規則的蜘蛛網，從這個屋角拋到那個屋角，上面停着許多無家可歸的烏鴉。賊寇三五成羣的常常出現在半燒燬的街巷，賊頭賊腦地捏亮手電，尋找躲藏的娘兒們，如同飢餓的野獸慌張而又迫切地獵捕充飢的食物。他們穿進陋巷，又跑入一所破燬的巨宅，異常忙碌。有的在路邊的瓦礫中，偶然發現一個躺倒的豔屍，便在他的腳上，脫下一隻高跟鞋，寶貝似地捧在掌心裏，鼻子嗅着，眼睛骨碌碌地端詳着，從高跟鞋想到女人的腳，腿，女人的一

切，輕鬆地聳聳肩膀，發出放浪的笑聲；有的，不知在什麼隱蔽的處所，拾到一件粉紅色的襯衣，歡喜得發狂，裹在身上，故意學習時髦的少女剛要跨進舞廳時那種風騷而輕飄的步子，在他同伴面前扭過來，走過去，刺激他們的幻想。

「這隻高跟鞋，倒頗像你老婆着的呢！」有一個鬼子見了不服氣，又不勝羨慕似的說。

另一個鬼子扭扭眼睛，突然淒惻地號哭。他見了那件粉紅色的襯衣，聯想到在出征的前夜，和結婚不到三個月的妻，痛飲離別的酒，妻雙手送上千人針，兩行傷心的熱淚，從他的眼睛裏滾出來，他緊緊抱住她，痛苦到說不出話。他不明白爲什麼要打中國？更不知道那一天才可以回去？能不能再會見自己的愛妻？

鬼子們看見他的可憐相，都拍掌大笑，冷一句熱一句地說：

「馬鹿！想自己的老婆了」。

那個人依然在號哭。

駐留在××城的鬼子們，耳所聞，目所覩，是焦枯的炭屑，淒涼的悲風；每天撞來撞去，祇有一羣看熟了的面孔，走慣了的幾條殘破的路，生活的單調與寂寞，如同把自己活埋在墳墓裏一樣。他們都這樣想：就算找不到女人，假使還有幾個身體結實的壯丁，可以給他們拿起槍枝來打靶，練練射擊的眼法，或者吊打一回，活動活動筋骨，也是聊勝於無的一種遊戲；可是，這死城裏除了幾隻吃人的肥狗，在飽餐以後，悠悠自在散步之外，什麼都沒有。